

农村文学丛刊

当代
短篇小说
小说
选(2)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农村文学丛刊

当代短篇小说选

第二集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
当代文学研究室 编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1982·北京

农村文学丛刊
当代短篇小说选
第二集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
当代文学研究室

*

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

(北京海淀区复兴路61号)

冶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发行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 印张 5.375 字数 120千字

1982年10月出版 定价 0.50 元

书号：10267·6

编 选 说 明

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我国农村，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，为了及时向农民介绍反映这一变化的文学作品，为了满足亿万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，我们受农村读物出版社的委托，去年编选了当代短篇小说选第一集。今年编选的第二集，计有十一篇作品。我们在编选时，考虑到目前我国农民的阅读水平和欣赏习惯，力求通俗易懂，短小精悍。去年漏选的优秀作品《结婚现场会》和《乡场上》，今年特意补上。

所选作品，都是我们与出版社的编辑同志反复商定的，但由于编者思想水平、艺术修养和阅读范围的限制，很可能有错选、漏选以及其他不妥之处，敬请作者、农村干部和社员同志批评指正，以便我们今后继续搞好编选工作。



中国社会科学院
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

1982年2月

目 录

编选说明	编 者	
1. 结婚现场会	马 烽	1
2. 黑娃照相	张一弓	16
3. 能媳妇	郑九蝉	31
4. 祭 妻	张 平	51
5. 乡场上	何士光	63
6. 卖 驴	赵本夫	74
7. 女御史	王吉呈	88
8. 这条路能走	陈梦白	104
9. 崔全成	高晓声	116
10. 山月不知心里事	周克芹	139
11. 猪郎公架鹊桥	吴雪恼	156

结婚现场会

马 烽

在农村工作过的同志，大都参加过各种各样的现场会。你参加过“结婚现场会”吗？大概没有。我可参加过。那是今年一月下旬，也就是春节前几天。有天上午，我正在反复阅读不久前公布的《三中全会公报》，县妇联主任武艾英兴冲冲地来找我，一进门就说：

“周书记，明天我们要在西岭大队开个结婚现场会，希望你无论如何去参加一下。”

她见我用疑问的眼光望着她，连忙解释说：这些年来，西山地区买卖婚姻非常严重。农民娶个媳妇，起码要花五、六百元，多的要一



千出头。不久以前，西岭大队有一对恋人，因男方拿不出彩礼来，拖了三年不能结婚。结果，两个人手拉手跳崖自杀了。这事发生以后，她就带了几个人去西岭蹲点，发动群众批判买卖婚姻的罪恶。在工作中，最近发现了三对不要彩礼的结婚对象。她们觉得应该树立这样的正面典型，于是经过和各家协商，决定集体举行婚礼，并邀请附近各村干部、群众参加。她希望我能出席这个现场会，以扩大影响。

我调到这个县来时间不长，和武艾英打交道不多。不过看来这是个非常能干的妇女干部。我觉得对她们热情的工作应当支持。同时也想顺便到西岭大队看看。当天吃过午饭，我们就一同坐车出发了。

县城距西岭有五十多里，道路崎岖曲折。有的地方吉普勉强强能开过去。山上长满了灌木梢林，山腰里有些条条缕缕的梯田。村子座落在一片悬崖下边，约有百十户人家。房屋很破旧，偶尔才能看到一两幢新瓦房。两边墙上贴着一些红绿标语，大都是宣传婚姻自主，反对买卖婚姻的。当汽车开到村子中间的时候，前边有一个人赶着两头牛堵住了去路，看不清这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只见他的棉袄后襟上补着一块大补丁。司机一再按喇叭，他毫不理睬，没有把牛往旁边赶一赶让路的意思，汽车只好减慢了速度。这时我发现右边墙上有一条大红纸写的标语，稀浆糊还在顺砖缝往下流。那条标语写的是：

“热烈欢迎县委周书记参加我大队结婚现场会！”

我猜想很可能是武艾英事先电话上告诉他们我要来，匆忙贴出来的。

这时，那个人已赶着牛拐了弯，吉普刹那间就开到了大队部门口。车刚停住，立时就从院里拥出一伙干部来，热情

地把我拥进了院子。只见院里有十来个小伙子和姑娘，正在忙着制作结婚典礼的用品。有的在做大红花，有的在剪双喜字，有的在糊灯笼，有的在扎绣球。宽大的院子里，洋溢着一种筹办喜事的热烈气氛。青年们边望着我微笑，边互相窃窃私语。我没来得及和他们打招呼，就被拥进了办公室。

一进办公室，武艾英忙把这些干部们的姓名、职务，一一向我作了介绍。这时有人打来了洗脸水，有人忙着倒茶。接着又有附近大队派人送来了喜幛、镜框之类的贺礼。大家争相告我，说村里一些年轻后生们，听说我亲自来参加这个现场会，特别高兴，他们都希望通过这次现场会，彻底根除买卖婚姻。据说结婚的那几户家属，更感到光荣。我觉得这可能是事实，县委书记专程来参加普通农民的婚礼，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山村里，当然算是一件大事了。大家正谈得兴高采烈，忽然棉布门帘被撩开了，伸进一个年轻姑娘的头来，朝支书郑谷雨低声说道：“郑大叔，你出来一下，我和你说句话！”

武艾英忙热情地招呼道：“二兰，有话进来说嘛！”

那姑娘只好走了进来，随在她身后进来的，是一个粗粗壮壮的小伙子。武艾英忙给我介绍说，他两个是明天举行婚礼的三对中的一对。女的叫王二兰，男的叫郑云山。武艾英笑嘻嘻地问道：

“怎么样？都准备好了吗？你看看，县委周书记都亲自参加你们的婚礼来了。”

王二兰轻轻叹了口气，低下头说：“武同志，我们的事，办不成了……”

武艾英忙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王二兰脸红到了耳根后，扭扭捏捏半天没有开腔。她的爱人郑云山闷声闷气地说：

“怎回事？她爹变卦了，刚才给我下了最后通牒：要五百块钱的彩礼。拿出来，明天就举行典礼；拿不出来就吹！”

几个干部同时惊问道：“真的？！”

王二兰含着眼泪点了点头。

这个意外的情况，使在座的人都愣住了。这时，院里那些筹办喜事的年轻人都拥了进来，一听说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，也都傻眼了。我问他们是否事先工作没有做到家。这一问，大家都说开了。你一言，他一语，这个的话还没说完，那个已经接上了。有时是几个人同时开口，满屋子一片哄嘈声。从这些哄嘈声中，我听得出来，事先二兰爹王拴牛确实亲口答应过不要彩礼。二兰和郑云山也证明这确是事实。同时我还弄清了他俩确是自由恋爱。他两家住斜对门，从小就在一起劳动。两家的大人对这门亲事也很满意。可是谁都没想到事到临头，出了这么个岔子！武艾英气得快哭了。团支书周铁娃火呼呼地叫道：

“这个王拴牛，简直是故意捣乱，专门拆台！非好好整一整，煞煞这股歪风邪气不可！”

我忙说：“我看还是先了解了解情况，看看他究竟为什么忽然改变了主意。”

一直没有吭声的支书郑谷雨说：“对，我去找他谈谈。”说完，和王二兰、郑云山一块走了。

郑谷雨年纪有五十多岁，据说高级社时期就是这村的支部书记。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打倒了，最近才站出来主持工作。在场的人都说，只有他能和二兰爹王拴牛说上话。我问他们王拴牛是怎样的人？他们告我说：这老汉年纪将近六十，贫农成份，抗日时期当过民兵，土改时期是积极分子，出身好，劳动强，为人正派，就是脾气有点犟，外号人

叫“老牛筋”。平素少言寡语，说出话来能冲倒墙。你要他往东走，他偏要往西行。有时候还自己和自己闹别扭。有次他掏大粪，不小心溅到了裤子上几点。他火了，拿着粪勺向茅坑里猛戳，嘴里还不住地喊：“你就溅，你就溅！”结果溅了一身一脸。

他们说了好多这一类的事，很可能有些夸张，不过从中也可看出这是个脾气古怪的老头。

正说着，郑谷雨一个人回来了。他说王拴牛死咬住要五百块彩礼，左说右劝不松口。后来劝得他火了，干脆躲到村外去了。

周铁娃道：“走了和尚走不了寺（事），今晚上回来再和他算帐！”

别的年轻小伙子们也齐声附和。

武艾英向我问道：“周书记，你看是不是可以把老牛筋作为买卖婚姻的坏典型，在现场会上批判？对群众进行对比教育？”

在场的人，绝大多数都表示赞成，特别是那些青年们叫喊得更凶。他们说：老牛筋这是明目张胆地抵制婚姻法。对于这样一种行为，如果不进行必要的批判，如何能煞住这股歪风邪气呢？只有老书记郑谷雨，只顾低着头抽烟，一声没吭。等屋子里安静下来以后，他这才慢条斯理地说：

“把结婚典礼搞成批判会，不对味啊！再说，老牛筋究竟是扭住哪股筋了，还没有号准他的脉哩！弄僵了，可就绷断啦！”

看来郑谷雨是个老练持重的人，我同意了他的意见。根据以往下乡的经验，对于象老牛筋这种犟脾气人，个别谈话还能起点作用。我想利用我的身份劝劝老牛筋，也许能挽回

这个僵局。我要他们给我把晚饭派到他家，郑谷雨马上就派人通知去了。我问他们说：

“那两对不会有问题吧？”

大家一致说绝对没有差错。武艾英提议要我去那两家看看，我同意了。于是他们就领我到了王顺喜家。

这家院子很破旧，但打扫得干干净净。门上贴着红对联，新房窗户上贴着双喜字，一些亲友们出出进进，倒也显出了办喜事的气氛。王顺喜是个和和气气的老头，他向我说了许多感谢的话。说县里领导能来参加他家的婚礼，他们全家都感到光荣、体面，这是做梦也没想到的事。他对集体举行结婚典礼也很赞成，说这办法又排场，又省钱。他家的人，再三再四地挽留我吃晚饭，我婉言谢绝了。我本来打算到另一家看看，当我们走出大门的时候，只见二兰站在门口等我，脸上露出期待的神色。我问她爹回来了没有？她连忙点了点头。我告别了其他陪我来的人，随即跟着二兰向她家走去。路上，二兰告我说：

“刚才我爹是到山上砍柴去了。回来听说周书记晚饭派到我们家，他说：‘不在队里大吃大喝，到老百姓家来吃饭，倒还有一点老干部的味道。’他不准我妈另外做……”

我忙说：“这就对了。”

二兰叹了口气说道：“周书记，我爹脾气不好，万一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来，你可担待点。”

我笑着说：“我不会和他吵架。”

我随着二兰走进她家院子，只见正面有三间破旧的北房，西边是一排牛棚。一个粗粗壮壮的老汉，正站在槽前低着头筛草。二兰向他喊道：

“爹，周书记来了。”

那老汉抬头看了我一眼，说了句“屋里坐”，便转身把筛里的草往槽里倒。这时我忽然看清了他棉衣后襟上补着一块大补丁，原来这就是不给汽车让路的那个赶牛的人。

这时二兰已撩起了破门帘，我进了屋，只见一个老太婆正在做饭，这显然是二兰的妈。另一个十四、五岁的小伙子在拉风箱，后来知道这是二兰的弟弟。他们都热情地招呼我上炕，我忙脱了鞋坐到炕上。二兰刚把炕桌摆好，老牛筋也进来了，他一声不响地坐到了我对面。这时我才看清了他的眉眼：长方脸，络腮胡，额头上爬满了深深的皱纹。两只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我，好象是等待我的问话。可是我问他三句，他顶多回答一句。我问他一年能赚多少劳动日？一个劳动日分多少红？生活过得怎么样？他没有正面回答，只说了一句话：

“总算都没有饿死！”说完再不开腔了。倒是他老伴不断接上我的话茬缓和一下沉闷的空气。过了一阵，老牛筋又开腔了，他对我说：

“有话就直截了当说吧。五百块彩礼我是要定了。你们打算怎么处置？是批判，还是斗争？我候着！”

我忙说：“这不是批判斗争的事。我只是想问问你，当初你声明不要彩礼，为什么今天下午忽然又变了？”

他说：“公家的政策还经常变咧！我是个普通老百姓，空口说了句白话，就不许变！”

二兰大概怕他爹动肝火，使我下不了台，忙说道：

“爹，饭好了，还是先吃饭吧。”

老牛筋“嗯”了一声。顷刻间饭菜已经端上来了。一大盘拌着辣椒的酸菜，一人一碗玉茭、高粱糝糊糊，里边煮着几块山药。老牛筋没有动筷子，他边抽烟，边看我就着酸菜喝糊

糊。他忽然问道：



顷刻间饭菜已经端上来了。

“这饭怎么样？”

这本来是个非常简单的问题，可我真有点不好回答。说好吃吧，明明有点难于下咽；说不好吃吧，一定会造成坏影响。后来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对他说：

“这饭实在不好吃，不过我能吃下去。”我深有感慨地说：“解放已经快三十年了，我们农民的生活还是这样清苦。这和土改时差不多。”

老牛筋点了点头，随口又问道：“文化大革命中你是哪

一派？”

我说：“走资派。关了三年牛棚，住了七年干校。”

老牛筋听完，脸上忽然出现了一点喜色，他顺手磕掉烟灰，立即吩咐老伴热一壶酒，切一盘熟肉。我忙加以拦阻，二兰妈说：

“这原本是准备明天办喜事的，现成。”她边说，边忙和二兰切肉，热酒。老牛筋夺住我的碗说：

“你要看得起我们，就喝上几盅。要是怕这怕那，你就吃饭，我一个人喝。”

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实在难以拒绝。于是就和他喝了起来。喝酒中间，老牛筋向我说道：

“该开讲了。”

我问：“讲什么？”

老牛筋道：“讲买卖婚姻的罪恶性，讲要彩礼的反动性，还有什么农民的落后性……多啦！”

我笑着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要讲这些？”

老牛筋道：“哪个干部来了不是讲这一套？你今天专门派到我家来吃饭，不就是要说这些吗？”

我说：“那咱们就打开窗户说亮话吧，我只问你一句话：为啥非要五百块彩礼不可？”

老牛筋闷着头喝酒，没有回答我的话。过了一会儿他忽然说道：

“多年没给干部管过饭了，不知道如今吃了派饭给钱不给？”

我说：“当然给，公家有规定嘛。不管吃好吃赖，一天三毛钱，一斤二两粮票。”

老牛筋道：“我把二兰养活了二十三岁，一天就按两毛钱

的饭钱算，该给多少？”

原来他在这儿等着我哩，我还没来得及开口，二兰抢着说道：

“我在这家里白吃饭啦？我一年少说也赚二百个劳动日！”

我向老牛筋问道：“这不假吧？”

老牛筋道：“不假。可是我把闺女嫁出去，二百个劳动日也就跟上嫁到婆家了。”

我笑着说：“按你这么说，买卖婚姻要彩礼，是合理合法的喽？”

老牛筋没有正面回答，他反问道：“嫁闺女不要彩礼，将来拿什么给儿子娶媳妇呀？”

二兰弟弟听到这句话，羞得红了脸，端着饭碗跑了。

老牛筋边喝酒，边接着说道：“你会说，孩子还小，只要好好贯彻婚姻法，将来就都不要彩礼了。哼！就照你们这样贯彻婚姻法……”

二兰妈忙打断他的话说：“他爹，快别胡说了。”

老牛筋道：“我胡说？这些年哪年不贯彻婚姻法？哪家嫁闺女不要彩礼？哪家娶媳妇不花钱？明不花暗花！”

我忙问道：“难道王顺喜家也暗里花钱了？”

老牛筋道：“那倒没有。他家没花钱，也没要彩礼，那是拿猪肉换羊肉哩！”

我闹不清他说的什么。二兰妈告我说，王顺喜儿子娶的是上西坡他小姨子的闺女，他的闺女又许给了他小姨子的儿子。这叫亲换亲，当然就谁家也不要彩礼了。

我又问道：“那一对呢？”

“哪一对？”老牛筋愣了一下，“哦，你是说武成有家

吧；他家更用不着花钱了。”

“也是亲换亲？”

“比那还不如哩！他儿子给人家当了‘倒踏门女婿’啦！”

我说：“如今男女平等，男的到女家也好嘛。”

“好不好要看实际哩。”老牛筋边喝酒，边告我说：武成有中年丧妻，就留下这么个儿子。他又当爹又当妈，把儿子抚养成人。父子俩都是好劳力，可就是攒不下钱娶媳妇。眼看着儿子二十八、九了，还是光棍一条。后来儿子和一个比他大几岁的寡妇有了来往。可女方因为有小孩，死活不愿去他家，提出来要让男的“倒踏门”。武成有老汉思谋了好久，万般无奈，只好点头答应了。前几天，老汉还向老牛筋哭诉：“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呀，真是揪心摘肺咧！可我又不能看着儿子打一辈子光棍啊！”

老牛筋讲完，叹了口气说：“农民，有啥法子，只好这么穷凑合！”他边说，边给自己斟酒，可壶里空了。他随手把空壶递给了二兰：“再来一壶。”

二兰道：“爹，人家周书记早不喝了。你也……”

老牛筋瞪了她一眼说：“我的手也没掉了。”说着就要下炕。二兰妈忙接过酒壶来，又给他倒了半壶，并给他斟了一盅，趁机说道：

“你喜欢云山那孩子，你早就说过不要彩礼。昨天你还说：‘咱就是穷得讨吃，也不能卖闺女。’可今天下午……闹得全家人不安生，全村干部不高兴……”

“你少提这码事！”老牛筋打断老伴的话说：“我嫁闺女不是为了讨哪个干部喜欢！”

我笑着向他说：“依我看，你这一招是冲着我来的。”

老牛筋没否认。他边喝酒，边说：“连县委书记都坐上小汽车来开这号会，难道开上这么个会，从此买卖婚姻就断根了？”

我说：“就算断不了根，那也总比提倡卖闺女强吧？”

老牛筋半天没搭茬。过了好大一阵，才说道：“卖闺女，没什么稀奇。在旧社会，不要说卖闺女，卖儿子卖老婆也是常有的事。为啥？一个字：穷！”他的脸已红到了脖子后头，鼻尖上也爬满了汗珠。他边说，边又斟满了一盅酒，二兰妈不由得皱了皱眉头，可是她随即又眉开眼笑地对老伴说道：

“拿过酒壶来，我再给你倒一壶。”

老牛筋道：“你想把我灌醉？我偏不喝了。”他说着把那盅酒又倒回了酒壶里。随即端起碗来喝糊糊。二兰妈背过身来向我挤了挤眼睛。这时老牛筋继续说道：“自从土地改革，合作化以后，这种事一天比一天少了。我大闺女是一九六五年出嫁的，我没要过一个麻钱的彩礼，反而倒贴了几身衣裳，还陪送了一对箩头。叫她妈说说，是真是假？”

二兰妈点点头说：“这倒是真的。那阵子，家家瓮里有存粮，信用社里有存款，谁家愿意丢人败兴要那几个卖闺女的钱呢！”

老牛筋接着说道：“可这些年，整天起来砍资本主义尾巴，把自留地砍了，把副业砍了，把畜牧业也砍了，我看再砍就轮上砍脑袋啦！”

我问他文化大革命前，收入究竟怎么样？二兰妈随口说道：

“郑谷雨主事的那些年，口粮至少四百五，分红一块；遇到好年景，还分过一块二。可这阵儿，口粮二百八，分红两